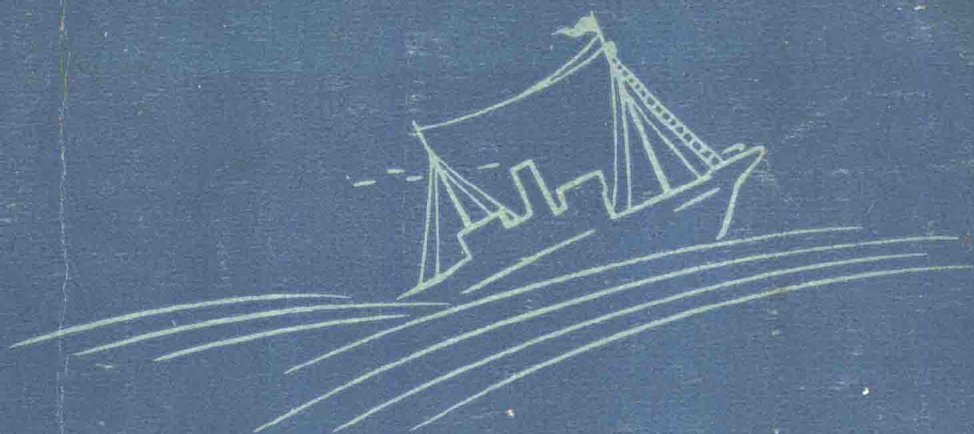




基利贝也夫船长

彼·沙 任 著

基利貝也夫船长

〔苏〕彼·沙任著

邵 洪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Петр Сажин
Капитан Кирябеев

本书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9 年版本译出

基利貝也夫船长

原著者 (苏) 彼·沙任
翻译者 邵 洪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3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3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耗 1/32 印张：9 11/16 字数：213,000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255
定价：(八) 0.94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英勇的苏联远东捕鲸手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捕鲸事业,在太平洋惊涛骇浪中勤学苦练,大闹革新。

“台风”号捕鲸船,在基利貝也夫船长领导下,跟保守倾向展开了斗争,在政委的支持下,培养了自己的捕鲸能手,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捕鲸成绩。

书中通过基利貝也夫船长的工作和恋爱,刻划出一个热爱工作忘我劳动的先进人物形象,并通过他的妻子拉丽莎的生活,批判并证实了资产阶级残余意识。

小说中对复杂的捕鲸生活和瑰丽的海景,都有出色的描写。

船帆没碰上风
是块普通的布

莫斯科——普里馬尔斯克的特別快車誤点了。我感到十分失望。一个月以前，我实习的那个海洋学院的校长建議我跟著名海洋哺乳类动物学专家韦里果-卡特柯夫斯基前往太平洋捕鲸船队去。但教授忽然生起病来，于是我們便不能在指定的日子动身。但下一个日期我們仍旧去不成，我抛弃了在本季度投入漁場的希望，因为知道捕鲸船队已駛往白令海去了。但院长突然要我单独出发。

“如果您在普里馬尔斯克碰上‘安納特里’号，就能赶上堪察加半島的捕鲸船队。”院长說，“不过要記住，一个钟头也不要耽擱！”

于是当天我便动身了。临走前，在一小时之內匆匆赶去看教授，然后馬馬虎虎地把一些衬衣、一堆书、一只照相机和一套仪器塞入箱中——就上車站。

特別快車隆隆地馳往东方有八天了。每到一站，我就核對時間表，照莫斯科時間對當地的時間。跟我同房間的是全庫頁島林護員，皮膚黝黑，滿臉胡子，身體壯健，象沃龙涅什省的曉

馬，^①他的話說得我心煩意亂：

“小伙子，你着急什么？来得及赶上的！在莫斯科人們不管有事沒事，全都發瘋似地亂跑。可這兒你干事快不了。原始森林呀！海洋呀！你一快出了錯，就無法挽救啦……”

我恨透了這個人，他對我的事情並不感興趣，他是從疗养地回來的。

第九天我們遇到傾盆大雨，我完全失去了寧靜，一到普里馬爾斯克，便跳出車廂，推開一群冒雨向旅客奔來的中國搬運員，跑到廣場上。廣場上一輛馬車也沒有。

我不記得我是如何冒着傾盆大雨到達海兽局的。那邊他們交給我一張船票，但預告我說未必能趕上船。我順着那些從丘陵地帶奔向大海的水塘和激流，腳不擇地地飛跑。箱子變得有双倍重了。

在碼頭通行處一個警衛長擋住了我。

“上‘安納特里’號，”我把他推開，啞着嗓子說。

“‘安納特里’號？！啊，好象開走啦！快點兒跑……停在六號倉庫碼頭。”

我奔向六號倉庫碼頭。

“安納特里”號看見了！這艘被黑煙籠罩着的海輪在海堤邊搖擺着，我覺得似乎它在開動了，因為船梯正在慢慢地升上去。我想叫一聲……但船上的人發現了我，船梯又慢慢地放下來了。

現在我倒在輪船房間里的長沙發上。房間又寬敞又溫暖……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幸福的地方嗎？箱子不會墜痛我的胳膊，領子不會漏水。我脫掉了浸濕的皮鞋，膨脹的上衣和粘在身

① 沃龍涅什省是出產驢馬出名的。

上的衬衫。

赶快洗个脸，到柔软舒适的床上去，躺在凉爽的被单上，盖上毛茸茸的驼毛被子，这些东西在当时外洋航线的客船上和国际车厢上是出名讲究的。

轮船有节奏地颤动着。头上响着值班水手的脚步声。底下，从甲板底下传来机器低沉的轰隆声。我打起瞌睡来了。忽然间，从甲板上传来一种喧嚷声和叫嚷声，可以感觉到轮船停下了，我硬着头皮爬起来，隔着舷窗往外望了望。

船舷下面有一只跟中国舢舨差不多的小船在荡漾着。船上有两个人。一个在船尾摇着橹子，另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高个子，用手掌圈成喇叭形，跟一位船员在交谈着。谈判很快就结束了，那个穿雨衣的人接住了船上抛出来的绳梯，然后象只猴子似地爬上了船。一些绳索投到小船里，摇橹的拿它把箱子扎好，送上船。轮船发出了尖锐的汽笛声，船舱的甲板底下又传来咕咯咕咯，轰隆轰隆的机器声。

雨妨碍我眺望普里马尔斯克；讨厌的雨下得很紧，打着我的脸。我砰地把舷窗关上，但窗上满是雨水，我又躺下了。

我已经睡不着，心里想：“冒个险出海总算是好的！”接着我开始想到莫斯科，想到学院，想到教授，想到自己的未来……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呢？我能找到堪察加半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的捕鲸船队吗？

房门不敲一声打开了，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闯进了房间，这就是几分钟以前从舢舨上爬上船的那个人。他把行李放在地板上，迅速地，几乎是一下子脱去了身上的雨衣，马马虎虎地把它塞在挂钩上，这时雨衣潮湿的前襟碰了一下我的脸。最后一顶有绿色帽徽的旧帽子又挂在钩儿上。那人在我对面的沙

发上坐下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有自动开关的肉色防水烟袋，装上烟，但并不抽。他很快地走到門口，按了一下那上面画有一个拿托盘为人的按钮。随后，他又坐下来，开始抽烟。

服务員来了。

“白兰地和檸檬！”跟我同房間的人說。

“别的不要嗎？”

“不要！”

“下酒的菜要嗎？有新鮮的魚子醬。”

“不要！”

“沙丁魚呢？”

“不要！”

“熏的鮭魚肚呢？”

“不要！”他生气地說，并且对服务員瞪了一眼，服务員急忙走开了。

服务員随手将房門关上了，跟我同房間的人叹了口气，迭腿而坐，用手指敲着小桌子。我对他起了恶感，同时发生好奇。他大模大样地坐着，旁若无人，跟我連招呼也不打一个，举止傲慢而自負。再說他在船上也不象个普通的乘客。

我也装作不去注意他，虽說不由自主地凝神打量着他。他的一切生得不同寻常：高高的不光滑的大額头，細长的鷹鼻子，富有表情的灰色大眼睛，威严的嘴，和端正的下巴，一望而知，他身强力壮，矯健灵活，而且性格剛强，据說这种人是~~不易~~使他就范的！

服务員好久沒回来。跟我同房間的人並沒有露出任何不耐煩的样子。他还是老样子坐着，微微倒着脑袋，青筋暴露的大拳头握着烟斗。

頭頂上照旧响着值班水手的脚步声，船上的鐘敲過了，天色暗了下來。我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可是船身猛烈的震動把我震醒了。房間里的電燈扭亮了。我吃力地睜開眼睛，稍微欠起身子。跟我同房間的人還是坐在老地方。他面前放着一瓶白蘭地酒，和一只玻璃杯。盤子上半只檸檬，一把發黑的小刀。在瓣形碟子上盛着方糖。

船搖擺得很厲害，巨浪拍打着船舷，顯然我們已出海了。

我打枕頭底下掏出表來，時針指着四時。我把表貼住耳朵一听：表走得很准。我究竟睡了多少時候？原來睡了有十個鐘頭光景啦！

我的同房間朋友呢？莫非他這樣坐了整整一夜嗎？

房間里煙霧騰騰。一種檸檬香氣混和着尼古丁臭味。我的同伴一只手指着下巴，呆瞪瞪地老望着一個地方。煙斗發出噼噼嘶嘶的聲音。他機械地划着了火柴，把本來已冒煙的煙斗又點着了，慢慢地抽起來，咳嗽起來，倒上半杯白蘭地，一口氣喝干了。

他的眼睛布滿紅絲，混濁不清，臉色蒼白如土。

不管怎麼樣，上帝究竟打發個同伴給我！

在睡着以前，我苦惱了好久。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我的同伴不在沙發上了。酒杯和玻璃杯不見了。輪船搖擺得很厲害。舷窗上不時出現一些飛濺着泡沫的浪山。我起來，把舷窗打開。房間里頓時涼快了。

我的同伴睡在上鋪。他的臉色看來很鎮靜，不過眉毛不時顫動着，嘴角上有条痛苦的皺紋時而出現，時而消失。額頭和下巴上汗水涇涇。他光着身子躺着，只蓋一半被子。在他胸膛上有位紋身專家留下了紀念品——刺着一只海鷗在起風暴的大海高空飛翔。那海鷗和大海看上去跟活的一般。我的同伴這樣地

呼吸着，他的肺部内发出的声音赛如輪船的桅纜上有风在嗚嗚叫着。那风刮着海鷗的翅膀，海鷗頑強地跟它搏鬥着，而大海洶涌翻騰，巨浪滾滾。

这位紋身专家显然是精通解剖学的。

我看得出神了，沒听見浪头拍击着船舷。我弄得渾身是水。跟我同房間的人也濺着了，但是他动也不动。我連忙把舷窗关上。第二个浪头凶暴地打击着厚玻璃。显然船长改变了輪船的航綫。

我換好衣服，走到甲板上。一陣陣冷风凶猛地刮着救生船上的帆布。乱紛紛的烏云奔向南方。

甲板上空无一人。值班的水手紧靠着烟囱。他的衣服上冒出大量水气。

“告訴我，我們什么时候到堪察加半島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我問那水手。

“按时到达，或者稍为晚一些，”他嘲弄地回答。

冷风刮得我寒冷彻骨。我急忙回房間去。我的同伴还在睡覺呢。

他直到傍晚才起来，默默地穿着衣服，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回来时很晚，又坐在沙发上的老地方，久久地叼着烟斗坐着。然后他又象昨天一样把服务員叫来，还是說那一句話：

“白兰地和檸檬！”

在三天之內，除了這句話以外，他一言不发。他喝了六瓶白兰地，吃了三只檸檬，还抽了不知多少筒的烟。

第四天，风平浪靜了。旅客們都涌到甲板上去。我的同伴也上去了。这是个晴朗明淨的早晨。太阳从远方日本的島屿后背慢慢地升起来。千島群島的海岸隱約可見了。从鄂霍次克海

襲來一股冷氣。我的同伴滿臉胡子，臉色陰沉，站在船舷邊聚精會神地望着北方，一個勁兒在搜尋着什麼東西。

二

在第七天，“安納特里”號整個船身呈現着海鹽的白色，駛近了阿瓦恰港。我們在千島群島附近遭遇了暴風雨的襲擊，船身震蕩得很厲害，在這次風暴以後輪船才乘風破浪地前進，駛得很快。看到船尾後面拖着水沫的大尾巴和感覺到船身的顫動，心裏是怪痛快的。在它的行動中令人感到偉大的力量。可是昨天呢，昨天這艘巨大的海輪象塊木片似地在巨浪中拋來拋去。強大馬力的機器不起作用了，螺旋槳（照水手們的話說）“划不動了。”“安納特里”號有好幾小時完全不進不退。全靠船長和全體船員的技巧，我們才不被拋到海島上去。浪頭高達十五公尺。說實話，這比滑雪坡更快，但這不是普通的滑雪坡，而是活動的，發狂的，它們衝到輪船上，飛跑過甲板，把所有放得不牢的東西全部沖掉了。

每當海輪停在浪頭上不进不退的時候，我總以為這一回要完蛋了，“安納特里”號沒有力量升起來了。可是過一會兒，它又吱吱嘎嘎吃力地升上來了，浪頭又很快地倒在船舷上。

風在桅纜里打着唿哨，吹彎了船桅，帆篷在嘩啪作響，有時甚至好象在放槍。

速表風力計指着十二級！

現在這一切都落在後面了。測速儀數着最後的湮數。前面堪察加半島上的陸地，阿瓦恰積雪的山頭以及克烈茨基的火山在蔚藍色的天空背景下出現了。

在整个航程中，旅客們并未走出房間，現在他們一会儿聚集在船舷这边，一会儿聚集在船舷那边，大声地聊天，妨碍了水手們收拾甲板。

堪察加半島給他們准备着什么呢？有的，等着他們的是朋友和亲戚，有的……有的等待他們的是遥远的、陌生的海岸，而他們在那边会感受到什么呢——这目前还不知道呢。可是等着我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白令海空蕩蕩的，簡直跟死的一般。寒冷的浪头說着單調的語言。阴沉沉的太阳懶洋洋地，好象在連連打着呵欠，从蓬蓬松松而且白得出奇的白云的軟和牀鋪里爬出来。但是这儿的一切变得真快！刚才天空还是清朗的，此刻南方却忽然飄来大批沉重的烏云。刚才我們在海里还是孤独的，但此刻出現了堪察加半島的第一批报信者——海鳥。这些鳥儿在船桅頂上盘旋着，在船尾后面叫嚷着，設法打船边过去，好象是在追逐似的，它們象石块一般飞落到水面上去追逐“安納特里”号上机灵的小厨师抛到船外去的殘羹冷菜。

在海鳥后面，在水平綫上出現了逆戟鯨。它們橫过我們跑在前头。

当一队逆戟鯨截断“安納特里”号的航綫的时候，領队的一条逆戟鯨鼓足速度跃出水面，弯着身子象个飞去来器^①似地條倒地投入——不是落入，而是投入——水中。它急剧地，以一种无法表达的优美姿态冲入深水里，而且有节拍地，以火車客車的速度游到海輪的旁边去了。整队逆戟鯨就跟着它急剧地突进。

望着这些海里的猛兽远去，我不禁暗自叫道：“伏隆佐夫，

① 澳洲土人的武器，抛出后仍能飞回。

瞧，这个空蕩蕩的死海！书獃子，不知有多少惊險的事等着你呢！”

书獃子！我已經不止一次地为这个責备自己。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喜欢书，爱书到了忘却自己的地步，特別喜欢游記。然而如果說大多数的人看书看得很快，他們“囫圇吞下，”感到兴趣的是故事，那么对我來說这始終是工作。我那么熟悉书中的材料！以致仿佛亲自鉆过原始丛林，在漫天风暴的海上航行，攀登那人跡未到的峭壁，跟老虎搏斗，在大螞蟻魔爪下死里逃生。

現在我的箱子里也装滿了书。这儿有彼得格勒科学院助教克勒雪尼尼柯夫的堪察加半島的风土記，还有一些著名的航海家的札記……在莫斯科临走前，关于堪察加半島，楚克奇半島，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的书我不知念了多少呢！

堪察加半島一小时比一小时接近了。高高的积雪的死火山从海里升了起来，仿佛是报告那疲憊不堪的旅行快要結束的使者。

我站在“安納特里”号的船舷上，寻找着那个哥薩克騎兵中尉阿特拉沙夫①（普希金称他为堪察加半島的叶尔馬克②）在兩百多年前，发现千島群島的地方。但是我除了看見一排锯齿形的小丘以外什么也沒有发现。

三小时以后，“安納特里”号駛近了阿瓦恰海灣口。我在悬崖峭壁中間久久地寻找危險海岬，后来是找回轉海岬。三兄

① 阿特拉沙夫（1711年卒）——西伯利亚的哥薩克人，1697—1699年主动地組織了一百二十人的队伍远征堪察加。提供了关于堪察加和千島群島的第一批宝贵資料。

② 叶尔馬克（1584年卒）——哥薩克軍將領，与俄国16世紀其他一些拓荒者共同在开拓西伯利亚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俄国的史书和民間史詩中称頌他为英雄——“西伯利亚的征服者”。

第一——那几乎所有的旅行家都曾提起的三座高峭壁——我也不是一下子看見的。

陡峭的海岸，岩石的断层，长满矮树林的峡谷，大群的飞鸟，深渊的水……我不时东张西望。我的想象力描繪着幻想的过去的画面……这儿在这些深水的港口里，偉大的維都斯·白令^①和契里柯夫^②率領的北极探險队的船曾經抛过錨；还有下列著名的航海家的船只：利特凱的，^③戈洛夫宁的，^④克魯逊什特恩的，^⑤涅維爾斯科依的，^⑥馬卡罗夫的，^⑦俄罗斯亚美利加州的奠基人雪里霍夫的^⑧……我脑海里浮现着船帆，装置着铜炮的篷脚木船，还有面孔被风吹日晒得发紅的人們……

我想得出神，沒有馬上发现“安納特里”号駛过那遮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口的死火山。我从船这头跑到那头，用眼睛拚命在許多船中間寻找捕鯨母船“阿雅”号。旅客們妨碍着我，他們大叫大嚷，嘻嘻哈哈，揮着手——岸上已經聚集了一大堆迎接的人。

① 維都斯·白令 (1681—1741)——俄国海軍軍官，原籍丹麦，以远程长行出名的，曾二次参加堪察加半島探險队。他曾通过楚柯特半島和阿拉斯加之間的白令海峽到达北美洲，发现了阿留申群島中的許多島嶼。

② 契里柯夫 (1748 年卒)——俄国旅行家，曾参加白令領导的堪察加考察团。

③ 利特凱 (1797—1882)——俄国著名航海家和地理学家，曾任彼得堡科学院院长。

④ 戈洛夫宁 (1776—1881)——俄国著名航海家，曾作两次环球航行。

⑤ 克魯逊什特恩 (1770—1846)——俄国著名航海家，海軍上將，俄国第一次环球航行的領导人，在航行时发现了一些島嶼，并收集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⑥ 涅維爾斯科依 (1813—1876)——俄国杰出的远东勘察家，海軍大將。

⑦ 馬卡罗夫 (1848—1904)——俄国著名海軍統帥与學者曾到太平洋和北冰洋去探險，完成两次环球航行。

⑧ 雪里霍夫 (1741—1795)——俄国航海家，他曾率領一些以漁業为对象的探險队到北太平洋一带，考察了阿留申群島和科达克島。

当我终于在港口左角上，发现了一只不大的船头高耸的海輪时，我高兴得差点儿叫出来。

这就是捕鲸船“台风”号——“阿雅”号捕鲸船队三艘捕鲸船中的一艘。我把箱子一拎，急忙上岸去。

走下摇摆不稳的甲板，踏着陆地，内心感到挺愉快的。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空气明净。在那斜坡上建筑着小房子的小山后面的远方，高耸着堪察加半島最高的火山——阿华坚火山。山上的积雪晶光闪亮，耀人眼睛。遗憾的是我不能停下来，好好地观看一下——离“台风”号还远着呢。

从码头到捕鲸船的一段路，好比是由旧的不安轉到新的不安的最后一座标。过去三星期中，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莫斯科临行前的奔走，为韦里果·卡特柯夫斯基教授的健康担心，由于快车的誤点的着急，冒雨在普里馬尔斯科的旅行，在“安納特里”号上的航行；最后千島群島附近的暴风雨——这一切都已经抛在脑后了，这倒并不是因为經受过了算了，而是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新生活中一个无关紧要的阶段，……重要的显然是最复杂的阶段还在后面呢……

我十分担心的是捕鲸手們对我的到来的态度如何，因为他们等待的不是我（我对他們来說是个陌生人），而是韦里果·卡特柯夫斯基教授。他在捕鲸手們中間有自己人之名。他們尊敬他，看重他，听从他的意見。他跟捕鲸手們曾經一起作处女航，以后一連航行了好几年。他那些关于捕鲸事业的文章曾經登載在科学杂志上，登載在莫斯科大学的学报中，也登載在科学院的通报上……而我还刚刚一只脚踏上科学的陡峭道路呢。

“台风”号在被码头汽艇所分散的浪头中摇摆着。在甲板的踏板上站着一个粗短结实的水手。堪察加半島的春天尚未轉

暖，空气里令人感到寒冷，可是那水手似乎并不觉得冷：他站着不戴帽子，衬衫的袖口卷到胳膊肘上。微风吹拂着他棕色的鬚頭髮。一看见我，他亲切地微微一笑。

“上咱們船嗎？”他問。

“不，”我說，“上‘阿雅’号捕鯨母船，它在哪儿？”

“‘阿雅’号已經駛走了。在海象港。上这儿来吧。”

我走到甲板上，輕鬆地吁了口气：“总算到了捕鯨船队了。”

捕鯨船給我的印象很好。流綫型的船体，微微低下的船尾，稍为耸起的船头，向船尾傾斜的大烟囱，四面通风的人行梯，前桅桅頂上的了望台，船头上象弦一般拉紧的魚叉炮，还有船台梯——这一切給人的印象是船虽不大，但灵活輕捷。它不象我过去在巴倫支海上航行的那些漁船。

我歇一口气以后，告訴值班的水手說，我須要見船長。水手回答說，船長不在。他應該坐“安納特里”号来的，如果我坐这只輪船来，那多半在那里看見过史吉潘·彼得洛維奇·基利貝也夫。

我肯定說，的确是坐“安納特里”号来的，但沒有看見什么基利貝也夫。

“这么說您躺在房間里休息罗，”那水手生气地說，“基利貝也夫这种人您不会不注意的。咱們走吧！”

水手接住了我的箱子，把我領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我們還沒走上二步，甲板上就出現了廚師——一个身体肥胖的男人，戴着白色高帽子，穿着相当油腻醜陋的圍裙。他左手拿着个調味瓶，紧貼在胖胖的大肚子上，右手拍松里面的东西；散发着一股香兰和桂皮的气味。他毫不客气把我打量一番，問那水手：

“齐林！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那水手恼怒地答应道。

“沒‘什么事’，”厨师鼓起腮帮回答，“我說船长在哪儿呀？也許我白問吧？”

“問吧，問問有好处的，”齐林說。

厨师向我挤了挤眼睛，仿佛是想說“跟这种老粗有什么办法呢！”接着他側着身子挤进了厨房間。

水手用靴子头把一块破布踢出了甲板，咕囔着：

“咱們‘台风’号上的船員全弄得污七八糟。要是基利貝也夫在，决不允許……”

齐林把我領到了餐厅，并且对我說，他此刻去叫領船員聶勃里扎，他暂时执行“台风”号船长的职责。

我一个人等了好几分钟，細看着一些挂在牆上的图画；上面画着捕鲸各种不同的場面。最后餐厅走进了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穿着带金色肩章的軍裝上衣。他脫去了海員帽，理了理光滑的、梳分头的、黑里泛青的短髮，把我打量一番，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銀的烟盒子，盒子盖上有个人魚的雕象。他从容不迫地把它打开了，拿了一枝雪加烟，啪地关上了，用两个手指打小口袋里取出銀色的打火机，开始抽烟。最后自我介紹道：

“船长的老副手聶勃里扎……实际上是船长，因为正式的船长至今未有。您在‘安納特里’号并未幸会基利貝也夫同志嗎？”聶勃里扎未等我答复，就补上一句：“为了等候基利貝也夫同志，我們白逛了两昼夜了……由于他的盛情，三年来‘台风’号上总是沒有领导人。六个船长都是临时的。事实上这三年来都是由鄙人負責一切的。……您初次下海嗎？”他忽然問。

我回答說不是第一次。

“不会暈船吧？”